

# 從巴別塔的故事剖析 族群與身份的問題

涂恩友

## 聖經文本的背景

創世記前面十一章是關於世界的創造和人類的起源，亦稱為太古史。太古史講述宇宙的起源和上帝與人類的交往。第十二章開始記載上帝與祂的選民，以救贖為主題。太古史敘述罪為人類的普遍現象。這個人類的現象，要在人類的歷史中有意義，就必須經過歷史的橋樑，使太古史與歷史相連。十二章開始講述人類的歷史，以及上帝在歷史中與人類的互動。因此，人類的歷史與上帝的作為，不能不有所關聯。雖然人類的目標偏離上帝的計劃，在上帝的祝福和監察之下，人類不斷有新的發展和成果。

創世記十一章巴別塔的事件，呈現了兩種精神面貌：一是回顧起源事蹟，認為今日世界的課題，太古時期便已存在，因此希望從過去的事件中尋獲現今問題的啟示；另一是前瞻，從太古史與以色列人歷史的關係中，窺探它與現今的連貫性，<sup>1</sup>如此，起源事蹟就有其神學意義了。

巴別塔的神學意義，正需朝著以上兩種精神面貌去尋

---

<sup>1</sup> 房志榮，【創世記研究】，臺中：光期出版社，1972，頁 39-40。

找。這事蹟是與第十章閃、含、雅弗之後裔事蹟相連貫，不能分開獨立處理的。若獨立處理十一章將會重演傳統上多種錯誤的解釋，把單一部族的人看作全人類，他們造城建塔的行動為所有人的作為，又天下人口音本來都是一樣，至建巴別塔時才被變亂的。下面內容要證明這幾種看法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。

以色列選民首先在第十章被提及，而他們的歷史活動也就此開始。經文多處述說這個大家庭成員的動向：「雅弗…這些人的後裔，將各國的地土、海島，分開居住，各隨各的方言、宗族立國。」<sup>2</sup> 其次，「這就是含的後裔，各隨他們的宗族、方言、所住的地土、邦國。」<sup>3</sup>，又「這是閃的子孫，各隨他們的宗族、方言、所住的地土、邦國。這些都是挪亞三個兒子的宗族，各隨他們的支派立國，洪水以後，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。」<sup>4</sup> 他們分為邦國，各有自己的方言，聖經內容清楚記載上帝祝福多元群體和多種語言的事實。內容雖未言及他們的先祖，卻與創世記十二章三節下的說法相連接「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」，顯示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。儘管同是出於亞伯拉罕的後裔，當時已經各有不同的居住地和方言。

第十一章巴別塔事件的開始，內容單單提供了亞伯拉罕其中一個後代起源的資料。經文說：

那時，天下人的口音言語，都是一樣。他們往東

---

<sup>2</sup> 創世記 10:2,5。

<sup>3</sup> 全上 10:20。

<sup>4</sup> 全上 10:31-32。

邊遷移的時候，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。<sup>5</sup>

李熾昌教授在其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裡指出這個部族，<sup>6</sup>在當時的群体記憶中，他們本有一樣的語言，現已失傳。他們原本來自東邊，從那裡向外遷移。和合本聖經翻譯「往東邊遷移」與原文不合，希伯來文是「從東方起行」。<sup>7</sup> John Ssason 從考古學的根據，發現示拿是當時蘇默 (Sumer) 和阿卡得 (Akhad) 之合稱，時為公元前約四千五百年。<sup>8</sup> 示拿平原位於兩河流域，現代譯作「巴比倫平原」。<sup>9</sup>

經文所指的「天下人」，並非指全世界的人類，原文指的只是那地方的人，名為 Ha'aretz。原文說的是這個族群從東邊遷移的事蹟，是他們世代相傳的故事。依照他們的傳統，建造房屋是用磚和石漆，所以故事說，「來罷，我們作磚，把磚燒透了。他們就拿磚當石頭，又拿石漆當灰泥。」<sup>10</sup> 石頭和灰泥是迦南地的建築材料，有異於兩河流域之蘇默及阿卡得所用的磚和石漆。可見，巴別塔事件的作者是住在迦南地的。有學者認為事件中所指的群体乃蘇默人，他們在公元前 2300 年便失去他們的蘇默語言。當時

---

<sup>5</sup> 創世記 11:1-2。

<sup>6</sup> 李熾昌，【希伯來信仰與迦南宗教：詮釋與傳承】，2002，頁 3。

<sup>7</sup> 現代中文譯本：「他們在東方一帶流浪」。呂振中譯本：「從東邊往前行」。

<sup>8</sup> John Ssason, *From Sumer to Jerusalem, The Forbidden Hypothesis* (Oxford: Intellect Books, 1993), 頁 90-91。

<sup>9</sup> 李熾昌, 頁 3。

<sup>10</sup> 創世記 11:4。

阿卡得王 Sargon 征服了兩河流域地帶，阿卡得語便取代了蘇默語，成為當地人們的日常用語。<sup>11</sup> 於是，不難了解事件中的群體為甚麼要「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…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。」<sup>12</sup> 又說耶和華「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」。<sup>13</sup> 這裡是回憶百姓被征服後，分散各處，語言也失傳的憂慮。

假如巴別塔事件的群體是蘇默人，那麼他們與閃族的關係得有交待。根據一些學者研究指出，蘇默 (Sumer) 這詞與 Shumer 應該是相同的，因此從語文學觀點來看，Shumer 可能就是閃族人 (Shem)。如是類推，蘇默人即是希伯來人的先祖。<sup>14</sup> 聖經記載，他拉和他的兒子亞伯蘭離開吾珥，到了迦南地的哈蘭，就住在那裡。<sup>15</sup> 事情約發生在公元前約二千年至一千八百年之間。這些蘇默族群自離開吾珥到出埃及，約公元前一千一百五十年期間，興起了猶大宗教的基本信仰和守節。這是傳統的觀點，一些學者持不同的意見，認為蘇默族人繼續承襲祖傳的宗教信仰和文化，免得蘇默人的身份和語言都失傳。<sup>16</sup>

上文的說法把蘇默群體和巴別塔事件銜接起來，考古學家指出，蘇默群體在吾珥地方建造廟宇。廟宇的用途除

---

<sup>11</sup> John Sasson, 頁 93-94。

<sup>12</sup> 創世記 11:4。

<sup>13</sup> 全上 11:7。

<sup>14</sup> Samuel Noah Kramer, *The Sumerians*, (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3), 頁 298。

<sup>15</sup> 創世記 11:27-32。

<sup>16</sup> John Sasson, 頁 77-78。

了敬神，也是地方的行政中心。蘇默人或阿卡得人的主要廟宇建得異常高聳，這些高塔被稱為茲古拉 (Ziggurats)。約一千年後，當巴別 (Babel) 或巴比倫，成為蘇默和阿卡得首都與文化中心時，巴別的 Ziggurats 即是當地最高的廟或塔。學者認為這就是創世記所說的巴別塔。<sup>17</sup>

Robert Davidson 補充了以上的看法。他說，巴別就是巴比倫 (Babel, Babylon)。<sup>18</sup> 巴別塔的建造材料是磚，「他們彼此商量說，來罷，我們要做磚…他們就拿磚當石頭，又拿石漆當灰泥。」<sup>19</sup> 磚和石漆是米所波大米用的建築材料，不是巴勒斯坦地用的石頭。迦南地多石頭，是為建築材料。<sup>20</sup> 因此巴別塔很可能就是茲古拉 (Ziggurats) 塔，這名是米所波大米教一個神廟附近的大聖塔。考古學家形容它是龐大的建築物，高七層，共二九五呎。它有「天地基礎的房子」之意，正如耶路撒冷聖殿，是作為神在地上的家，是神與人接近之處。<sup>21</sup>

根據研究所得，記載中的重要詞彙，有因同音同韻而互調應用或錯用。原來巴比倫在談話時慣用 b 和 l 或 p 和 m 的子音，語音上與 b 相近，例如「我們要做磚」，「我們要為自己建造」，「我們變亂」。於是，人作磚，nibenah 和上帝變

---

<sup>17</sup> Ibid, 頁 25-26。

<sup>18</sup> Robert Davidson, *Genesis 1-11* (Cambridge: University Press, 1973), 頁 105。

<sup>19</sup> 創世記 11:3。

<sup>20</sup> Robert Davidson, 頁 105。

<sup>21</sup> John C. L. Gibson, 頁 237-38。

亂口音，nabelah 產生混亂。<sup>22</sup>

Gordon Wenham 認為巴別塔一事和語音的變亂是不相關的兩回事。Claus Westermann,<sup>23</sup> Rogerson,<sup>24</sup> 和 Davidson<sup>25</sup> 的看法也大同小異。Rogerson 指出創世記十章已有言在先「這些人的後裔，將各國的地土、海島、分開居住，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。」又「這就是閃的子孫，各隨他們的宗族、方言，所住的地土、邦國。」<sup>26</sup> 這幾位學者都有共同看法，即巴別塔事件以先各族語言已經不同。創世記十一章是記載一個群體由東邊遷移，不是全部族群。後來這個族群喪失了自己的語言，他們因為擔心繼續被分化而興起建塔的計劃，以示身份和權力。語言和建塔雖屬兩項獨立事件，但對蘇默群體來說，卻是相互關聯的。建塔是要為自己留名，是權力的代表。他們要用一種言語去統合其它族群。

Gorden Wenham 引用 S.N. Kramer 著作 “Sumerian Literary Texts in the Ashmolean Museum” 的看法，指出舊約和其他宗教對語言的分歧，持不同的意見。創世記看變亂語言為上帝的懲罰。米所波大米的宗教則視之為 Enlil 和

---

<sup>22</sup> Gordon J. Wenham, “Genesis 1-15”, *Word Biblical Commentary*, General ed. David A. Hubbard, (Nashville: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, 1987), Vol. 1, 頁 234-235。

<sup>23</sup> Claus Westermann, Trans. John J. Scullion S. J., *Genesis 1-11, A Commentary* (Minneapolis: 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, 1984), 頁 556。

<sup>24</sup> J. Rogerson, *Genesis 1-11, Old Testament Guides* (English: JSOT Press, 1994), 頁 75。

<sup>25</sup> Robert Davidson, 頁 105。

<sup>26</sup> 創世記 10:5, 20, 31。

Enki 兩神競爭的後果。聖經對洪水事件的解釋，乃獨一神對人類敗行的審判，異教則認為是眾神要用洪水消滅大地。<sup>27</sup> 另一位學者 B. Alster 對此有相同的觀點。他說，依照蘇默神話，蘇默神 (Sumerian gods) 因不悅而變亂人的語言，使人不能一起敬拜偉大的 Enli 神，聖經則說是上帝處理人類的無知。以上各種說法有重新斟酌的餘地，因為變亂語言和散居各地二事，並非是上帝的審判，而是對其它群體的釋放。一位阿根廷學者 Nestor O. Miguez 有同樣的看法，他評述巴別塔的建造為雙重的剝削行為，上帝的干預為了要釋放其它的族群，作者認為上帝的作為不僅釋放外族，同時也把建造者從自我封閉中釋放出來。Nestor 這樣寫道：

一班遊牧民族遷徙到示拿平原，要建立新社會改變生法方式，他們要建一座城、一座塔，去彰顯權力。這是雙重的剝削行為，因為城市造成對周遭鄉區的壓力，而建塔需要大量的勞工，人被強逼為奴隸…因此，上帝下去做釋放的工作。上帝與人合作去克服壓制的行為… 上帝下去變亂他們的語言，是一種釋放行動，阻止獨裁者行為得逞，以便其它的人繼續享有生存、家庭、土地和言語的自由。<sup>28</sup>

---

<sup>27</sup> Gordon J. Wenham, 頁 237。

<sup>28</sup> Nestor O. Miguez, "A Comparative Bible Study of Genesis 10 -11:9, An Approach from the Argentine", Philip L. Wickeri, ed., *Scripture, Community and Mission*, (Hong Kong: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, 2003), 頁 160。

Nestor 用釋放來解釋上帝的工作很有意思，也很切合沙巴和馬來西亞的政治處境。沙巴大小族群三十多個，語言各有不同，信仰也各異，聯邦政府却主張以單一語言、宗教、種族去統合全民，即是以信奉回教，講說馬來語的馬來西亞族為目標。這項多重性的剝削行為受到非馬來人的挑戰，也違反民主憲法行為。為此，基督徒當怎樣去詮釋巴別塔的亮光，回應上帝創造和救贖計劃，與祂同工把群體從壓制中釋放出來，過程中也把欺壓者從無知拯救出來。這正是十一章第五節經文：「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的這城和塔」所要啟示的亮光；上帝下來與人溝通、合作共同進行創造和釋放工作。因此，巴別塔停工了是一件好事，因為它把當時的群體重新帶回神創造的計劃中。上帝賜福多元性群體生活，沙巴和馬來西亞各群體如何參與神的大計劃，彼此守望，求同存異，是巴別塔要帶來的啟迪。

### 挪亞的家族，閃含雅弗本為一家

第十章經文以五個段落敘述挪亞的家族：

第一段：第一節，「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…」。

第二段：第二至第五節，「雅弗的兒子是…」，記錄了七個兒子和七個孫子。

第三段：第六至第二十節，「含的兒子是…」，記錄了四個兒子、二十四個孫子和兩個曾孫。



第四段：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一節，「閃是希伯子孫之祖，他也生了兒子…」，記錄了五個兒子和二十一個後裔。

第五段：第三十二節，「這些都是挪亞三個兒子的宗族…洪水以後，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。」

這裡記錄閃含雅弗的兒孫後裔共七十人，顯然不是全數，因為第五節的「這些人的後裔」沒有明文記錄是誰。學者們以為七十對以色列人乃為完全數，代表了整個群体，有團結合一的意思。其他經文，如創世記四十六章二十七節「雅各家來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」；又如出埃及記一章五節「凡從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」。這些七十之數，都象徵完全或整數。<sup>29</sup>

第十章講述人類的太古史，記載人類之始於三大宗族，分別是閃、含、雅弗的後裔。這三個群体承襲了第九章挪亞給他們的祝福和咒詛。「挪亞醒了酒，知道小兒子含向他所作的事，就說，迦南當受咒詛，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。又說，耶和華閃的上帝，是應當稱頌的，願迦南作閃的奴僕。願上帝使雅弗擴張，使他住在閃的帳篷裡，又願迦南作他的奴僕。」<sup>30</sup>是否因為挪亞的咒詛令含的後裔承受不同的際遇而引起嫉妒和紛爭，成為巴別塔事件的導火線呢？這又是神意法和救恩史的神學問題。在第十章似乎看不見上帝偏待某一個族群的蛛絲馬跡，因為他們都「各隨

---

<sup>29</sup> Therenice E. Fretheim, "The Book of Genesis", *The New Interpreter's Bible*, con. Leander E. Keck, (Nashville: Abingdon Press, 1994), 頁 409。

<sup>30</sup> 創世記 9:24-27。

他們的支派立國，在地上分為邦國。」，各人有自己所住的土地，沒有依賴他人和奴役他人的事。作者特別強調含的孫子，寧錄「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」，證明上帝一樣祝福含的後裔。Therence E. Fratheim 也不以為閃的家族有帶來整體的分化，相反的，經文作者強調的是，大家都重視群體的共同點過於相異之處。<sup>31</sup> 巴別塔事件的作者回憶說，這個家族的分散是自閃族從東邊遷移到示拿開始的。

上面兩段文字顯示，人類的起源本是一家。他們分散居住，是上帝的旨意和祝福，為要他們「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那地」，<sup>32</sup> 到了第十一章，事件情節朝著反方向發展，那時百姓怕分散，大家要在一起互相守望。這種改變的原因何在？這正是巴別塔事件所要帶出來的討論。

### 經文結構和事件內容

Gordon Wenham 把十一章的前面九節經文分成五幕，加上序幕，一共七部份。

第一節：序幕。

第二節：第一幕，人往東邊遷移。

第三至第四節：第二幕，人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。

第五節：第三幕，耶和華降臨視察。

第六至第七節：第四幕，耶和華要變亂人的口音。

第八節：第五幕，人分散在全地，造城停工。

---

<sup>31</sup> Therence E. Fretheim, 頁 409。

<sup>32</sup> 創世記 1:28。

第九節：閉幕，巴別的意思。

事件以「那時，天下人的口音言語，都是一樣。」拉開序幕。「天下」並非指全人類，上文說過，這裡乃是指一個特別的群體。

第一幕，那些人往東邊遷移。「往東邊」是聖經習慣的講法。創世記三章二十四節、四章十六節都說「東邊」。他們住在「示拿的平原」，示拿是蘇默和阿卡得的合稱，位於米所波大米的大平原。有關群體本來在東邊，所以正確的說法應是「從東邊遷移」。

第二幕，當閃族後裔來到蘇默地之後，並沒有發現城和塔。它們計劃用磚和石漆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目的是要為自己留名，以現代的話來說即是要為自己豎立身份。他們渴望有自己的文化特徵，好讓族群名字留傳後代。他們的做法帶來失敗的後果。上面已談過若干詞彙在應用上的混亂。「我們要做磚」和「我們要為自己建造」與「變亂」或“Babel”因音韻相似，可能交互使用；結果，做磚和建造的行動成為「愚昧」的行動。

這一族人的行動之所以失敗，不在於他們尋求身份的動機之錯，問題乃是他們的計劃與上帝的旨意相左。他們要獨居，不肯與其他人群合作，甚至要壓制其他群體，而上帝的創造計劃卻是要人類「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這地」，<sup>33</sup> 即是人類要守望相助，彼此為他人的「看守者」。

第三幕，上帝降臨視察人所建造的，是整個故事情節

---

<sup>33</sup> 創世記 1:28。

的轉換點。上帝的干預扭轉了族群的歷史。上帝變亂了他們的口音，「他們就停工了」。平行的局面發生在第八章第一節，「上帝記念挪亞…叫風吹地…」，洪水便消落。上帝干預，使人類在進行中的歷史臨崖改弦。上帝降臨擾亂人的計劃，上帝的計劃與人的語言意念相衝，「我們要做磚」和「我們變亂它」產生互調混淆的現象。<sup>34</sup> 解釋了上帝在歷史中與人互動的現象，時有混亂和調整。

第四幕，閃族的後裔出自一個族群，事實上有一樣的言語，因蘇默族的言語在主前二千三百年前才被阿卡得言語所取代。<sup>35</sup> 這樣看來，言語的變亂和巴別塔的建造是不相聯的兩件事，因他們的言語早已不相通。作者在此回憶起那個群體的過去，認為族群喪失語言的事件是上帝對他們行為驕傲、自大的懲罰。作者把該群體過去的經驗，附會聯貫到巴別塔事上，藉之解釋百姓要為自己建城和高塔，以自己的能力去挑戰上帝的權能，上帝於是變亂人的口音，造塔一事乃為無知的行動。上文說過，人類做磚，為自己建造，收的是混亂的後果。因此，為自己計劃反成了愚昧的行為，nabelah 變成 nebalah。

第五幕，閃的後裔開始講不同的語言，彼此不能溝通，於是分散各地。對這一個族群而言，這是痛苦的回憶。當阿卡得語言成為官方語言時，蘇默語言便被取代並消失了，他們不再像過去，團結在同一語言之下。考古學家指出他

---

<sup>34</sup> Gordon J. Wenham, 頁 236。

<sup>35</sup> John Sasson, 頁 92。

們的城在主前約二千年被毀，他們從蘇默被分散，「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」。從此，他們失去城市、言語和身份。經文所指的是該族群在過去的一段歷史，因為這是族群意識中一次沉重的傷痕，因而被記錄下來。<sup>36</sup>

閉幕，解釋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。 Babel 就是 Babylon。看來整個事件的中心是要解釋巴別的含義，它隱藏著兩個極重要的意思：第一、讓猶大人回憶他們列祖的事蹟，了解他們是如何從困局中把握住自己的身份；第二、啟迪世人，耶和華不祝福種族或宗教主義，祂要的是多元化和求同存異。因此，人與人之間當拆掉中間的藩籬。

經文結構的序幕和閉幕文句，很巧合地把事件的起因和結局連接起來。另一個可以把整個事件，陳明得更令人明白的方法，是把經文主要的詞彙平行排列如下表：

第一節：一樣言語	第六節：一樣的民
第二節：在那裡	第七節：在那裡言語彼此不通
第三節：彼此商量	第八節：停工不造那城
第四節：建造一座城揚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	第九節：那城名叫巴別，他們分散在全地

以上的排列，左邊是人的說話和計劃，右邊是上帝的說話和行動。第五節是關鍵經文，並沒有置入其中。甚麼時候把中心經文放在其中，就看見上帝與人類的互動和交

<sup>36</sup> 全上, 頁 93。

流。「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的這城和塔。」這句話不能解釋為負面的監視，而是應該被了解為上帝在歷史中與人的交通，給予人的啟迪。歷史中有很多神與人交涉、對話的記載，上帝與人合作，共同創造人類社會互動的文化。人若驕傲自大，一意孤行，則神必監察。

綜合以上的分析和研究，特別是考古學的發現，巴別塔事件陳述了以下幾項事實：

1. 閃和他的後裔從東邊遷移至蘇默和阿卡得地區；
2. 閃族群體用磚和石漆建房屋，那是蘇默族人用的建築材料；
3. 閃族人首先在蘇默和阿卡得建塔，稱為 Ziggurats；
4. 閃族人應該與蘇默同屬一族，Sumer 即是 Shumer；
5. 閃族人被分散在全地上；
6. 閃族群體在尋找失去了的言語和身份。

John Sasson 認為，閃族人就是蘇默人的發現若是屬實，那麼巴別塔的事件就是蘇默人的事蹟。如此，聖經便是在提醒希伯來人，他們的祖先不僅僅是遷移至蘇默，他們同時也就是蘇默人。<sup>37</sup>

### 閃含雅弗的後裔和巴別塔兩事件的平行性問題

Gordon Wenham 批評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事蹟，多有不協調的地方。兩章書卷呈現給讀者兩種不同的宗族和語言的版本。首先是「洪水」和「巴別塔」意思的不平行：

---

<sup>37</sup> John Sasson, 頁 94, 107。

「洪水以後，他們都生了兒子」和「洪水以後，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」以及「耶和華…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別」。<sup>38</sup> 此外，還有「變亂」、「建造」和「地土」等詞，都被作者在兩個故事中交替互補的使用，這實際上是互不協調的，下一段舉例說明之。

聖經作者在第十章向讀者呈現一幅祥和的圖畫。閃含雅弗的後裔相安無事，極為融洽地生活在不同的地方，給人「他們本為一家人」的印象，彼此間維繫著兄弟情誼，遵守神「遍滿全地」的吩咐。但是十一章卻出現不同的局面，在那裡，人為自己尋找身份和權力，要建一座通天塔，抗拒散居他地。表面上看來，那是一幅極不調和的畫面，其實裡面在描述一個群體的辛酸歷史。前面已從考古學的觀點解釋並交待這個矛盾的問題。

從創世記一章至十一章，許多事件都循環式的重複著以上不平行的現象。幾乎所有的事件都是以正面開始、負面結束。首先是宇宙的起源，上帝看創造物都是好的，但很快就是人的墮落和該隱的故事，這些事把大局破壞了。人的壽數延續久長，馬土撒拉甚至活到九百六十九歲。<sup>39</sup> 後來因「上帝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隨意挑選，娶來為妻。」<sup>40</sup> 因而招來洪水的除滅。洪水之後，上帝與挪亞立約「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」，<sup>41</sup> 無奈又因醉酒的挪亞

---

<sup>38</sup> 創世記 10:1, 32; 11:9。

<sup>39</sup> 創世記 5:1-32。

<sup>40</sup> 全上 6:1-5。

<sup>41</sup> 全上 8:21。

給小兒子含的咒詛而破壞。<sup>42</sup>

為甚麼會有這種不平行的現象呢？Gordon Wenham 的解釋包括了下列三個理由：

第一、聖經對閃含雅弗的後裔的記錄，僅僅是抽樣式的，并未涵蓋七十個人的全部歷史事蹟，而且七十人是否確定的數字又是另一個問題。譬如對雅弗後裔就只有第十章二至五節的描述，之後，就甚少提及他們的歷史。當作者記述含的後裔時，卻又包括一些外邦人在內，好像是巴比倫人、埃及人和迦南人。人類學家及語文學家卻把他們納入閃族之內。Claus Westermann 有不同的解釋，他認為迦南乃一廣義名稱，指一群住在約旦平原和沿海地帶的族人，他們包括非利士人，後稱巴勒斯坦人。聖經把這些人歸入含族，是根據遠古的傳統。<sup>43</sup> 最後是對第三個宗族閃族的記載。出乎意料的卻出現了約坍，<sup>44</sup> 約坍屬阿拉伯人，還有在二十五章三節將示巴的後代亞書族也包括在內。Claus Westermann 在這裡也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希伯的兩個兒子可能代表北面和南面兩個閃族群體，又或者法勒只是一個地方的名字。二十六至三十節說約坍有十三個兒子，但只是部族名

---

<sup>42</sup> 全上 9:24-25。

<sup>43</sup> Claus Westermann, *Genesis 1-11*, 頁 511。

<sup>44</sup> 創世記 10:26。



稱，並非人名。<sup>45</sup>

根據這些資料，種族和語言似乎不是第十章在編訂以色列族系時的主要原則。

第二、作者呈現了一位全能和威嚴的創造神。根據第十章，人類雖然很自愛，仍然不能逃脫神的審判。平行的記載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重複的出現。其實，作者只是站在舊約的世界觀來回憶太古史的故事。

第三、創世記一至十一章的故事是以敘事詩，而不是神話式的神學思想來表達，敘事詩的體裁比較含蓄，不像神學文句的直率。<sup>46</sup>

在創世記十章和十一章的記載中，並沒有太多的平行點。問題出現在前面的經文裡，不但聖經作者對世界觀的看法不一致，就是現代學者對救恩史的觀點也不一樣。Claus Westermann 認為，各人的觀點「在乎他們對聖經族群的了解，是根據救恩史的神學，還是神學角度來看世界歷史的運作。」<sup>47</sup> 前者持定以色列為唯一上帝的選民，上帝應許亞伯拉罕給地上萬族的祝福，必須通過這一個族群才能傳承至其餘世人。後者的世界觀則完全不同，他們看以色列只是上帝所創造的人類的一份子。上帝賦予全人類一樣的恩典與慈愛，歷史成功與失敗的責任在於人。

---

<sup>45</sup> Claus Westermann, *Genesis 1-11*, 頁 526。

<sup>46</sup> Gordon Wenham, 頁 242-245。

<sup>47</sup> Claus Westermann, *Genesis 1-11*, 頁 528。

## 創造蘊藏著合一與分散的意義

巴別塔事件重要的主題之一，是關乎合一與分散的課題。當時人類擔心被分散，他們期望壯大自己的聲勢，揚名他族，想方設法，建高塔以自立旌旗。他們說「來罷，我們要建造一座城，塔頂通天，為要傳揚我們的名，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。」<sup>48</sup> 人類要建一座塔，塔頂通天，喻意要比同上帝的能力。這與創世記第三章的情形類似。第三章的亞當和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，希望「眼睛明亮，如同上帝。」<sup>49</sup> 因此，

「耶和華說，看哪，他們成為一樣的子民，都是一樣的言語，如今既作起這事來，以後他們要作的事，就沒有不成就的了。我們下去，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，使他們的語言彼此不通。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。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」<sup>50</sup>

這段經文的傳統解釋是指人的驕傲、自大，因違背神的旨意，被神懲罰，分散在各處。其實，分散全地是神所祝福的，也是祂的旨意。因此，分散不是懲罰。這事件所帶出的提醒，是要人排除狹窄的種族思想和地域主義。

人類要藉物質揚名，顯耀自己，一方面既為尋求突破

---

<sup>48</sup> 創世記 11:4。

<sup>49</sup> 全上 3:5。

<sup>50</sup> 全上 11:6-8。

自我疆界，一方面又擔心不安全。高城喻意超越周遭環境，有團結內部，監視外力，甚至向其他族群揚武耀威，顯示自己的權勢的含義。他們懼怕再度遷徙，又排斥不同語言和種族的群體，不肯與宗教、文化、風俗習慣相異的人共處。驕傲和焦慮的複雜心態，使人固步自封，繼續活在自我為中心的小圈子裡。這種自我和排他的態度，與上帝創造的計劃相違背。上帝於是分散他們，使他們封閉的族群觀向外疆界敞開，這是一種釋放的行動。

Walter Brueggemann 對於團結合一的課題有兩種獨到的看法。第一、是神計劃內的行動；第二、是違背上帝旨意的人的作為。<sup>51</sup> 他認為，神的計劃是要人類散居各處，以成全祂的創造旨意，「要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這地...。」<sup>52</sup> 創世記十章有提到散居乃是神所祝福的，「挪亞三個兒子的宗族，各隨他們的支派立國。洪水以後，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。」<sup>53</sup> 這樣看來，第十一章裡的擔心被分散，顯然不合乎上帝創造的本意。人類自己的計劃是要自立門戶，按自己的好惡，去建造單元的宗族社會。因此，他們抗拒分散，拒絕與不同的族群合居。他們看分散和與異族同住為一懲罰。這觀念與以西結先知的看法正好相反。以西結認為分散是合一的前奏，是上帝的計劃，要使百姓歸回。因此，順從遷徙的安排是帶著應許的祝福，而

---

<sup>51</sup> Walter Brueggemann, *Genesis,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* (Atlanta: John Knox Press, 1973), 頁 98-99。

<sup>52</sup> 創世記 1:28。

<sup>53</sup> 同上 10:32。

不是懲罰。耶和華如此說：

「我雖將以色列全家遷移到列國中，將他們分散在列邦內，我還要在他們所到的列邦，暫作他們的聖所…我必從萬民中招聚你們，從分散的列國內聚集你們，又要將以色列地賜給你們…他們要作我的子民，我要作他們的上帝。」<sup>54</sup>

Brueggemann 指出，創造物的相合、相融，是創造者的目的。神要人類遍滿地面，成就他契約中的應許，「我與你們，和你們的後裔立約…凡從方舟裡出來的活物立約，凡有血肉的，不再被洪水滅絕，也不再被洪水毀壞地了。」<sup>55</sup> 上帝的旨意是不要人類各自築起籬笆，作自我保護，忘記上帝的掌管；祂也不要人類彼此侵犯，忽略了彼此相屬的關係。

### 巴別塔事件對現代基督教的啟迪

這事件啟迪了教會看重聖經多元化神學在多元社會的發展需要。它也幫助教會了解上帝的創造計劃是包容性，而非單元性的。因此，我們應該為多元種族的社會祝福和歡呼，儼若為宇宙所有美麗的創造物歡呼一樣。

巴別塔建造者擬重建族群的身份，這原是無可厚非的。可惜的是，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裡，猶大人忽略了與其他族群建立共同身份的重要性。上帝要他們在計劃中重整錯

---

<sup>54</sup> 以西結書 11:16-20。

<sup>55</sup> 創世記 9:9-17。

誤的觀念，因此把他們分散在全地是一種祝福，雖然百姓需要時間去明瞭和學習上帝的計劃。今日，世人並沒有從巴別塔的事件學習到其中的功課，上帝的偉大的創造計劃，繼續被狹窄的單元主義思想所破壞。

合一 (Unity) 和團結 (Solidarity) 是常被人混淆的兩個局面。教會或群體誤把內部的合一當作是團結。其實，團結 (Solidarity) 有更廣的含意，它是包含性的，具求同存異 (Unity in diversity) 的意思。各族群和宗教信仰團結在上帝豐富的創造中，從中尋求公平正義的融洽社會，是上帝的祝福。可惜，因著人的自私和驕傲而排斥異己，結果祝福變成審判。不是上帝要懲罰人，是人類自己落在彼此對敵和分裂中，自尋禍患。「當一個群體願意去關懷整個社體，又欣賞和接納彼此間的差異和多樣化時，合一就真的實現了。」<sup>56</sup>

今日教會因怕被分化、世俗化、多元化，於是為自己建造城牆，以求自保並自鳴清高。不正確的信仰神學和自我身份，儼若一股聖化的力量或魔力，阻擋教會道成肉身，進到人群中。教會的身份就是耶穌留下的標誌：毛巾和十字架，那是服侍、犧牲和團結。十字架正是包容和團結的意思。

語言多樣化，通曉多種語言肯定是一種祝福。不同文化和不同語言幫助世人進一步認識和了解對方。沙巴有三十多種大小不同的族群，語言自然也多樣化，這是沙巴人

---

<sup>56</sup> Therenice E. Fratheim, 頁 414。

的祝福，要以開明的態度去接受這份禮物，學習使用它就是珍惜它的最好方法。

創造和巴別塔的記載就像一面鏡子，反映現今社會人類矛盾的心態。在多元種族的沙巴社會裡，族群與宗教的身份、自大與不安的心態，潛伏在社會經濟、政治組織、教育文化的每一個層面，慢慢突顯其醜陋的頭角，孕育成兩極化的負面文化。聖經多元化神學是具體處境的啟迪和指路標。

教會急不容緩的責任，是要開拓族群對宗族、種族和權力的狹隘意識觀，防止種族危機、社會危機的更趨白熱化。猶大人曾有極端的宗教和種族主義心態，以致上帝要一而再的管教和釋放他們。基督教神學要做釋放的工作，重建上帝創造觀，「各從其類」卻在上帝裡「合而為一」的觀念，幫助人群從小文化轉化到大文化，啟動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契機，在求同存異的進程中，謀求和諧共處的社會。

-----  
此文摘錄於，涂恩友著，【從文化釋經角度探索馬來西亞的沙巴族群身份】，台灣：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，2009，第五章。